

(法) 让—保尔·萨特 著

理智之年

亚丁译



ez vous
ez tout d'u
sable; il faut
lui laissait un goû
ardait à ses pieds d'u
t m'arriver quelque
dit Mathieu, votre l
avez dit que vous n'y c
aginer mon
ce r
•, voi...
tte, y croi
neux pa

理智之年



(法) 让一保尔·萨特 著
作家参考丛书

理 智 之 年

亚 丁 译

理智之年 [法] 让-保尔·萨特 著
 亚丁 译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14 插页:2 字数:300,000

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平)印数00,001—22,700册
(精)印数00,001—1,300册

书号: 10248·020 定价: (平装) 2.40元
书号: 10248·058 定价: (精装) 3.80元

内 容 提 要

哲学教员马跌在与女友玛尔赛拉同居七年之后，得知女友怀孕，于是，便为其堕胎而四处奔走借钱。马跌的朋友经纪人达尼尔利用此事向马跌公开了他与玛尔赛拉私通的事。马跌被迫偷钱给女友堕胎，玛尔赛拉愤怒地赶走了马跌。达尼尔取代马跌与玛尔赛拉结婚。

这是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的道路》三部曲的第一部。全书通过极平凡的生活小事，深刻地描绘出四十年代法国社会风情和人与人的关系——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之后的空虚、无聊和要生存就要欺骗自己，同时也要讹诈别人的可怕图景。作者娴熟的现代派创作方法，把透明度极高的人物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作家参考丛书出版说明

1、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事业的交流和发展，把当今世界纷繁如星的文学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及时地、有计划地介绍给中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借鉴，已经成为一项十分迫切和必要的任务。出版这样一套作家参考丛书，是我们作家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

2、作家参考丛书编选范围是：世界上各种流派的代表作品，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获奖作品和有影响的畅销书。

3、作家参考丛书的编选方针是：实事求是，尊重艺术，原原本本地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观点和不同创作方法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利于读者对当代文学潮流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4、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思想、风俗习惯与我国的差异，作家参考丛书将采取不同的方式发行。

我们深信，作家参考丛书必将成为中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作家出版社

关于萨特的小说

——代序言

萨特作为本世纪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文化、思想巨人，是众所周知的。他活了七十五岁（1905—1980），其活动广泛到小说、哲学、戏剧、电影、政论、文学批评、艺术批评、新闻报道乃至出版杂志。他的生平及其它活动，大家会在别的地方了解到，我这里只谈他的这部小说，或者说，只谈关于翻译这部小说时的所想所感。

—

在西方就象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对于萨特的作品，人们读得最多的是他的小说。可是，人们大量著书立论所谈论的，却是他的哲学思想和戏剧创作。这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其哲学著作中提出了不同凡响的新思想。这些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它告诉人们怎样认识自己。他使用的是那些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语言和那些完全能够合拢的概念。这就为

后人评论这些思想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基础。

作为戏剧家的萨特，应该说是非常自觉地在他的戏剧中表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信仰。他的剧作生动地让人物把他希望在哲学上阐述的东西讲出来；同时，精心设置的故事情节又为这些抽象概念，提供了血肉之躯。于是，观众和读者们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信仰。因而，对他的剧作作出各种分析和评论，也就不十分困难了。

然而，读者在他的小说，尤其是这部长篇小说的阅读之后，往往有不知所措之感：读者没有从中得到明确的存在主义教育，没有感到萨特把那些哲学上玄妙的东西稀释在小说中；而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些感受，一些极强烈的感受。例如，你会觉得生活中那些通常被人们忽略的东西，忽然加大了浓度向你涌来，把你身上长期以来生成的那个“抗感受”的壳子一下子击碎了。于是，你就用另外的眼光看到生活，看到自己。可是，如果张口谈论这些感受，或者拿起笔把它写出来，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因为，若谈论它，就必须给它在语言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说给它以明确概念。然而这些感觉是那样的捉摸不定，那样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等你刚刚觉得找到了一个与之相应的概念时，你马上又会发现它是隔靴搔痒，履不适当。这些概念不是偏左便是偏右，不是靠前便是靠后；于是你左推右敲，前捕后捉；可是它也左躲右闪。前突后冲……最后，你疲倦了，突然明白这原来是些活的感受。谁想用死的概念把它套住，等待他的永远是失败。谁妄图以陈旧的概念来谈论萨特的小说，得到的也一定是失败。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谈论萨特小说的原因之一吧。关于这一点，引用萨特自己的一段话，也许更能说明问

题。在谈到他的文学作品与哲学著作时，他说：“文学与比方说科学报告的区别，正在于文学不是单义的；语言艺术家有一种本事，他巧妙地遣词造句，结果他用的词的意义随着他为它们安排的照明强度和赋予他们的分量的不同而变化，它们表示一件东西，又一件东西，还有一件东西，每次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他又说，在小说中，“我力求让每句话都带有很多种相互重叠的意思，这番工夫用在哲学著作上就糟糕了。如果我要解释自为和自在^①，这可能是很困难的，我可以利用不同的比喻，不同的论证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必须局限于使用一些应该能够合拢的观念：完整的意义并不处在这个层次上，它可以而且应该处在整部作品的层次上。我确实不想说，哲学和科学报告一样是单义的。

“文学始终以某种方式与亲历^②打交道，在文学上，我说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我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同一个现实可以用实际上无穷无尽的方式来表达。

“用一句话来表达四句话的意思总比用一句话来表达一句话的意思要困难些。比如‘我思故我在’这样一句话可以在各个方面引起无穷尽的后果，但是作为句子，它有的是笛卡儿给与它的意思。然而，当斯丹达尔写道：‘……只要还望得见维立叶尔城教堂的钟楼，于连总不断地回过头去看’，他在简单地告诉我们他的人物在做什么事情的同时，也把于连感受到

① 萨特早期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以两个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万物处于静止、不变、浑成、充实状态，归入“自在”的范畴；人有意识，可变、脆弱，归入“自为”的范畴。

② “亲历”是萨特创造的一个术语，兼指意识与无意识；它可以被“了解”，但不能被“认识”。

的，以及德·瑞那夫人感受到的等等，都告诉我们了。”^①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萨特哲学著作与文学作品在写作特点上的区别。

二

有一天，一个很有学识的法国朋友忽然告诉我，人们读了萨特的小说，有时竟会得出他哲学上所宣讲的思想以外的东西。他的这句话，似乎包藏着责备的意味。这使我感到，从某种意义上讲，萨特在小说写作中似乎并不是“自觉”的。（这里我所用“自觉”一词，系通常我们用来评论一个作家是否有意识地用其作品宣传自己思想的那个词，不能译成外语中“Consciously”那个词）。他没有用小说这个更接近广大读者的方式，来溶解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然而，这似乎又是不大可能的。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作家的作品，都是这个作家思想的具体体现。而萨特又是那样一个极为有思想的作家，他的作品怎么能不去体现自己的世界观呢？可是否定之后，我们上述的感觉又如何解释呢？

在此，我想试着用一个比较新鲜的方法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把萨特接受生活、思维活动和写作分解为三个阶段：他首先用眼睛（或其它感官）感受到了生活，这时他的感受是向内的；待他用大脑经过思维，得出了新的思想，再用笔写出来时，他的感受是向外的，姑且称这是他的“表现”。如果说萨特的哲学著作是“他的表现”阶段的作品，能不能说他的小说是“他的印象”阶段的坦白呢？即在

^①以上引文及注解均摘自《七十岁自画像》，《萨特研究》第54—57页。

他摄入生活的一刹那的感受呢？（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亲历”吧。）换句话说，萨特在小说中，把他的眼睛借给了读者，让大家一起与他来感受生活，而且用同样的方式来感受同样的东西。然后，他好象在说：“怎么样？我是这么感受生活的，所以，我就这么想。你呢？”于是，我们就也那么想了。（当然，不同的人总会有与之不同的思想。）写到这里，我脑海里不禁闪过一句对这位伟大作家不那么恭敬的话：“这家伙，真鬼！”他不去向你灌述自己的思想，而是让你象他那样感受之后再那样想。之后，你一定会为自己所产生的思想而兴奋不已；你会说，这不是听别人对我讲的，这是我自己思考得来的，我不是任何人的思想奴隶！真鬼！人们通常在接受别人宣讲新思想时，伴着渴望理解的那种“抵抗本能”，完全被他巧妙地粉碎了。这时，我又想起刚才那个法国朋友在说那句话的“责备意味”，心里说，如果一定要责备萨特，只能责备他太高明了！这使我们看到，那些一直被人们称道的“自觉的”作家，那些用文学作品去图解某个政治观点的作家，形相之下是何等拙劣呀！

三

对萨特小说的另一个感受是从另一个故事得来的。

在反复地进一步退两步，左躲右闪地推敲和校正译文中，我实在是让萨特所使用的那些中文中根本找不到相应用语的词句给搞得精疲力竭，烦躁不堪。最后，我终于同意自己到朋友家里“喘一口气”朋友们。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艺术体操表演，彩色屏幕把运动员们绝妙的表演反映得维妙维肖。表演者忽儿飞腾，忽儿翻转，做出一个又一个奇特的造型，给人美的感受。一个女运动员表演完了，照样站

直身体，对大家的热烈掌声鞠躬致谢。当她站直身体时，我竟然极其愚蠢地发现：她也只有那么两只胳膊、两条腿！确实，艺术体操表演者只有正常人一样的四肢、躯体，而他们的美在于用一般的躯体做出了不一般的造型。这时，我忽然想起，萨特也是在做“艺术体操”，他是用思想在做艺术体操。在读他的作品时，你会发现他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最好用“展现”这个词）一个思想，使这个思想不停地运动——伸展、收缩、弯曲及各种各样的组合，使读者体味到那不曾体味到的东西。于是，我们可不可说，思想的美不仅在于一个美的思想，而更在于一个思想（哪怕是一个本身不美的思想）的美的运动？萨特文学作品的美在于他使思想优美地运动起来。

四

“文学是人学”——写作品就要写人物。这句话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当作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在这里提出这句话，实在是不想对它加以否定或者指责，只是想讨论一下它有没有另外的层次。近年来，我国文坛上得奖的作家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品层出不穷。在这些作品中，一个又一个人物被活脱脱地表现出来，“天真的”、“憨厚的”、“正直老实的”、“怪异的”乃至“模棱两可的”，着实是各有风味。但是，应该指出，有些作品甚至是优秀的作品，我们读一遍也就够了，决不想再读第二遍，除非那些做研究的专家。而萨特的这部小说，我从初读到译校完毕，加起来至少有五、六遍，有的段落多达七、八遍。老实说，我也有烦腻的时候。但更多的是感到，每读一遍，它

都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告诉我。除了他本人在前面说的那个“不同层次”问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呢？最后，我发现萨特也在塑造人物。他笔下的人物，其特点不是外表的，而是内心深处的。每一个有经验的读者都不难感到，萨特塑造的人物内心世界是何等的“透明”，他所致力的不在于人物的外在性格，而在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繁复。

萨特把人物的思想、思想的思想、以及思想的思想的思想，都一层层地剥开来，让大家与他一起洞察到人的意识的深度和广度。例如：“达尼尔在喝酒；同时他看到自己在喝酒；又同时，他感到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酒是多么可笑……”又例如：“他本想死，他想他本想死，他想他想他本想死……”请注意，这里绝不是在玩弄文字，而是致力要表现人物思想和意识中的不同层次。读过萨特的小说之后，我们似乎到末了也没有明确地知道他的一个胖子，还是个瘦子，在发怒时怎样雷霆万钧，在悲伤时怎样声泪俱下；就连他写到男女都脱光了衣服，即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冲动时，读者也丝毫没有从自己身上感到那种刺激。他把人们的正常感情肢解了，把人们对生活的那些明确的欲念全部排除了，而取以代之的是你自己头脑中意识自己的意识力量。我敢说，以后有一天你会发现，萨特小说中给你讲的那个人，那个故事，可能全部忘记了，但是，你从小说中得到的那股自我意识的力量反而越来越强烈了。不信？难道你读到这里时，在你意识的更高处没有另外一只眼睛看到你正在读一个不自量的傻瓜正试着谈论萨特的小说的那篇文字吗？

自己意识到自己。这是人类走向完善的开始。用作品让读者自己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所做所为，自己的善良

与邪恶，而且就在他这么做的同时。这无疑也是我们中国作家应该追求的。

五

翻开文学的历史，尤其是小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前的小说，其实是一种“英雄主义”^①的小说。作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塑造一个个典型人物，一个个在他那个特定环境中最终“成功”或者“失败”了的人物。就连那些描写平民的小说，其人物要么绝顶的聪明，要么超人的愚蠢，或者有非同寻常的经历，或者有十分奇特的际遇。他们痛苦、欢乐、沉思、行动，到最后总有一个完整的结果展现给读者，有一个思想或一条道德传给后人。在各个特殊环境中的人物到最终总要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真理转达给我们。读者们读起这些小说，常常觉得是在观看自己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那些人物，离我们不是太高了，便是太低了，总之是在我们之外。诚然，我们在阅读中受到启迪，但我们永远感到那是在读小说，而不是读我们自己。

后来，作家们发现文学的功能并不象人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如果说不如原先以为的那么强大，至少要说它作用于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方式不是我们料想的那样。我们通过作品歌颂的榜样，鞭笞的恶棍，在现实中并没有更多地被效仿或者鄙弃，我们在几百年的小说史中所提倡的美德和唾弃的灵魂，也并没有因之而增强或者减弱。生活永远有它自己的轨道。于是，作家们发现，他们不可能用文学“拯救世界”，

① 在西文中，英雄(héros)与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同一字。

至少是不能象我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来“拯救世界”。作家们与其在那里唱高调，不如把自己降低为一个一般人，去写一写自己，让读者也读到自己。这恐怕是小说最地道的功能了。于是，新型小说出现了。这类小说描写的通常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张三，李四”，他就在你身边，或者就是（至少是部分地是）你自己，他们在那儿象你一样“聪明地”或者“愚蠢地”生活，一样有天灾人祸；他们的生活往往没头没尾，没有明显的戏剧化场面，在荒诞的一生之后也没有任何哲理要告诉读者……可是，它使你读到自己，还是那句话，它让你“意识到自己”。这便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的“反英雄主义”小说（即anti-héros）。萨特的这部小说便属于这一类的典型。

六

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一位新认识的法国朋友邀我到他家里做客。去了之后才知道那天是他的生日。法国人过生日是一定要喝香槟酒的，而且要连喝三杯。我生来不能喝酒，喝到第二杯时，脸已红得不象个样子，头脑也开始模糊起来。当他们又催促我再喝时，我借着酒意脱口说道：

“不行了，不能再喝了，我的心已开始用脚踢我了！”

在场的人大笑，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典型的萨特语言。其实，他们当中没有人事先知道我已把萨特的这部长篇译成了中文。确实，萨特在这部小说中常常使用这类语言，以至可以把这类语言称为“萨特式的”。比如，当他写一个人双手颤抖得厉害时，他写道：“他双手中捧着一个颤抖。”当他写一个人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写：“他回过头看着自己这一

辈子”，或者“他这一辈子弯弯曲曲地向他走过去”……（例子不必多举了，书中到处都是）。这种句子读来是别有味道的，尤其是直接用原文阅读。可是，这却给翻译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首先，它让我更加感到了两个语言之中所有的那些根本不可调和的特性；而萨特正是使用和发展了他那个语言中的这个特性。进而，使我感到翻译永远是个失败的行当，因为若想把他的小说连同其语言特点都介绍过来，就不得不象他在法文中创造新辞那样，在译文中更大难度上创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语言。天哪！这是我这样一个译者所不能够办到的事情啊！

七

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一次讨论一下翻译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人的思维都是用语言进行的。也就是说，语言中没有的东西，思想中当然是不会产生的，一个新思想的产生，首先是组成这个新思想的词句有这样组成的可能。同时，我们又知道，每一种语言中都存在着另一种语言里所根本没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一种语言中有些思想是不懂得这种语言的人永远也不会想到的。这就给翻译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除了把作品内容介绍到自己的国家中来，还不可避免地而且也是义不容辞地为本国语言增加新的语汇和表达方法。把别国语言中那些可以借鉴或部分借鉴的表达方法引进过来，丰富本国的语言——这便是翻译的第一个使命。

我无意重提人们以前那些关于“意译”与“直译”的论争，在这里，只想就我在翻译此书时怎样为了保持原作的风格和语言特点做一点说明。我们还举刚才那个例子：“他双

手捧着一个颤抖。”道地的中文应该译成“他双手颤抖得厉害。”可是，外语中也有中译句中的这个表达方法，作者没有用这一句而用了那一句，这便是他的特点。如果我们不顾其特点而一定要保持中文的地道，无疑会把原作的风格抹杀了。那么我的酒后之言也应该老实地译作（我当时是用法文讲的那句话）：“我的心开始跳得厉害了。”但这显然不是萨特式的语言了。我以为，翻译除了在意义上与原作保持一致，在语言风格上亦应当尽量传神，尤其是在翻译象萨特这样其作品的意义更多地在字里行间而在故事情节之中的作品。于是，我决定宁可多一点地保持（绝不可能全部地）原作的特点，冒一冒让中文专家们去讲“语法不通”的危险。

谈到“语法不通”。那么，语法又是什么呢？我以为，语法是根据语言所总结出的规律。应该说，首先有了语言，才会有与之相应的语法。那么我们碰到两者相犯时，应该修改语言以符合语法呢？还是修改语法以适应语言？这似乎是个永远也讲不清的问题。但我觉得，不管一个新鲜的语言现象是多么不合语法，一旦大家都这么使用了，它便在语言中有了生命。我希望，此译本中的一些新的语言现象能够被大家接受，让它在我们的语言中活起来，使我们的语言得到丰富。

当然，~~老拿一个舌头~~的语言谈何容易。一句话只有别人听懂了才能算~~算~~语言。~~语言~~我们在引进新语汇时，首先必须让读者读懂，必须使它能够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解力的伸缩性所包含。走得太远了便适得其反。鉴此，我在译此书时对那些超出一般的语言现象做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引进办法，以大多数人能读懂为原则，一步步地使萨特的语言特点逐渐